

默南林取書第五集

書  
目  
錄

據徐氏原刻本校印

同治辛未歲余罷禮部試南歸負笈游湖南訪陳右銘  
丈求正所學乃命赴援黔精毅營練習軍事既至營席  
公以疾歸遂入其部將蘇君子熙幕掌書記越明年苗  
疆肅清以蘇君分統各營留駐施洞口改號毅新營仍  
留余幫辦營務師行出入靡役不從其間地勢阻深錯  
接於鎮遠黎平都勻各郡屬境周環千里聲教罕通雍  
正乾隆間開置六廳設官臨治蠻風犷俗率異編氓元  
脫脫西南彝論所謂喜險阻善戰鬥則固其生性然也  
軍旅餘聞畧加論考今昔情形無甚同異茲就耳聽目  
睹者隨筆記之曰苗疆聞見錄非敢自矜紀載也亦謂  
事徵諸實言所已經聊爲講邊務者備一說焉光緒四  
年秋七月義甯徐家榦識於貴州施洞口軍次

義甯徐家榦稚菴述

鎮遠府漢武陵郡西境明永樂中開設貴州改而隸之  
在貴州東三百八十里距湖南沅州三百三十里鎮遠  
縣附之北倚石巖山屹立如屏南臨鎮陽江源出黃平  
州金鳳山北經施秉過府城而東下流四百餘里入於  
沅江亦名洪江亦曰澧水又名鎮遠河灘多水急自府  
城舟行至沅約水程三日泝流而上則不可以日計隔  
江南岸爲衛城鎮遠鎮駐之衛城南境爲苗疆咸豐間  
苗叛出據府衛兩城楚黔驛道久爲之梗同治六年冬  
席公寶田接辦湖南援黔軍務先平石阡教匪移兵南  
路至已巳春由寨頭進軍規復而東西乃以漸達周瑛  
曰欲通雲貴先守鎮遠可以知控扼之要矣

施秉縣原在府南夷地明萬歷中清江苗叛結連播酋  
楊應龍四出焚掠乃遷縣治於偏橋以避之東距府城  
六十里左倚高山右臨溪水方輿紀要苗夷有警必急  
扼偏橋形勢最爲緊要

黃平州古蠻夷地舊號狼洞明洪武中苗叛傅友德平

之因直興隆衛距鎮遠百二十里 國朝康熙二十六年移州治此實資控禦南境蠻獠錯處與施秉凱里各苗並稱獷悍曰黃飄曰白堡曰甕板曰甕壩曰上大坪其最著也

台拱廳爲鎮遠同知分駐之所雍正間苗平設以控制苗夷者在府治南百二十里廳西北九股河一曰小江自丹江流入下注清水江沿河以居者曰九股苗曰橫披苗統呼之曰黑苗最稱獷悍迤西而北而東山峯屹立廳南烏堯坡高數百仞山峻溪深寸步百險西南平

苗疆聞見錄

一一

黔南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衍煙火萬家南冬南省南兌南堯腮隴桃瀨答苗寨形如棋布皆黑苗種類其西琴邦寨實扼其要正西之交農坡馬溜坡尤資控制據此以臨城建瓴勢也咸豐間桃瀨苗酋張昊迷南省苗酋姜老拉竊據廳城分立堅卡守禦極稱險固

清江廳在鎮遠府東南百六十里與台拱東境接壤理苗通判駐焉南倚高山北臨清水江形勢亦稱險阻廳屬清江苗亦曰青苗咸豐間苗叛盤踞廳城以北路之董敖白堵爲藩籬以西路之公鵝爲肩背而以西南之

反號等寨爲門戶扼險拒守蓋極嚴焉

都勻府古西南夷地元都雲軍民府明初曰都勻衛在貴州東南三百里都勻縣附之城南七里曰都勻河亦曰馬尾河自西來會者曰龍潭河山川環峙控扼苗蠻府境羊犂苗大都瀕河以居其依山爲險者則狝犂夷也

麻哈州元犂狝長官司地西北藥平溪下流經城北入於豬梁江夾溪而居者紫薑苗也

獨山州元獨山蠻夷長官司地以州南獨山而名在都

苗疆聞見錄

三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勻府南百五十里州境短裙苗亦曰狝家苗雍正間內附添設州同分駐三角屯亦藉以資控制云

八寨廳在都勻東南九十里理苗同知駐之山溪深阻蠻夷環伺曰八砦苗曰千家苗曰九門苗其種類蓋不一也

丹江廳據九股河上游爲都勻通判城西距府百六十里苗疆深阻之地城北爲丹江西北曰大丹江自城東南流入者曰小丹江下流合九股河入於清水江其居大丹江者爲大丹江苗居小丹江者爲小丹江苗又有

曰高坡苗

其婦女以木板尺許  
編髮亦謂之頂板苗

鷄講苗錯處於東北高

坡鷄講之間良莠不一咸豐間苗亂楚軍由台拱進駐  
鷄講克連城堡貓鼻嶺龍塘腰營分兵襲排羊巖寨煙  
墩排洛烏向九擺空裨白高喬高直抵廳城城遂克蓋  
據其東北之勢矣

都江廳亦都勻通判城爲水家苗地置官控制有上下  
江之分由諸葛營而西爲上江設上江營古州副將主  
之由諸葛營而東爲下江則黎平通判駐焉

黎平府漢武陵郡南境明初爲蠻夷軍民長官司地開

苗疆聞見錄

四

黔南邊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秦縣附之在貴州東南千里錯湘接粵爲蠻夷環伺之  
區城南寶帶山綿亘二十餘里繞城西北皆屬山麓城  
北有井泉魚遊上下羣戒勿取俗傳有神司之取輒不  
祥亦苗人信鬼之說也

古州廳元古州八萬洞長官司地今爲黎平同知分治  
之所在府西南百八十里古州鎮貴東道駐之西南古  
州江源出獨山州經三角屯逕都江廳過城南東合車  
江溶江入廣西境卽古豚水一名牂柯江由都勻而東  
自三角屯舟行至廳約水程二日漢武帝伐南越發夜

郎精兵下牂牁同會番禺卽此廳屬多蠻夷曰梅得苗  
曰斧頭苗曰八萬古州苗皆獷悍難治雍正間蓋嘗用  
兵焉

永從縣唐溪洞福祿州在府東南六十里縣境多獷苗  
素稱頑梗曰六洞曰四脚牛尤爲獷悍六洞逼近縣城  
卽名六寨曰皮林曰灑洞曰頓洞曰溶洞曰貫洞曰龍  
團是也四脚牛毗連湘粵曰水口曰南江曰古邦曰高  
巖是也其在四脚牛東北境有曰草坪曰平番曰洪州  
曰巖砦曰灣砦曰平架曰九江則又謂之外八洞矣

苗疆聞見錄

五

黔南叢書  
貴州交通書局代印

邛水在鎮遠東南八十里卽十五洞蠻夷長官司地元  
之邛水縣也距清溪縣約百里鎮遠縣丞駐之四山高  
峻中拓平原其西八弓堡東北蕩洞堡東南得民堡皆  
其犄角之地周瑛曰欲守鎮遠宜經營邛水生苗接踵  
防禦最切同治間楚軍援黔由清溪進駐其地而於是  
步步深入竟厥全功用兵苗疆必扼之要也

凱里據清江水江上游本牂牁蠻地元置凱里安撫司今  
爲清平分縣西北距縣城五十里中有平原周廣約二  
里東路方索坡東南蒿支坪開懷屯西南牛角坡皆苗

夷出沒之路咸豐間苗酋金大五叛號召悍黨據爲窟  
穴與丹江台拱各苗互爲聲援楚軍攻克留兵戍之  
勝乘卽施秉舊縣地在清水北岸距施洞口七里今爲  
施秉縣丞分駐之地雍正十年台拱苗渡江焚舊施秉  
縣卽此土人呼爲老縣爲苗夷互市處月以三七相遞  
每歲七十二市

寨頭在印水東南三十里兩山高峻中夾深溪咸豐間  
苗叛依險營窟近軍四十八寨悉恃之以爲固同治七  
年楚軍由邛水進拔其寨移營屯之外通軍報內察賊  
情因地經營稱扼要焉

苗疆聞見錄

六

黔南 邊 廣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施洞口在鎮遠府南六十里台拱轄境後倚高山前臨  
清水江中饒平衍周數里八梗峙其西偏寨附其東沙  
灣巖脚巴團平地營蔽其前九股河依其後向爲苗疆  
一大市會人烟繁雜設黃施衛千總駐之咸豐間苗酋  
張臭迷楊大六等四出爲寇而以僞黔興王張報九守  
之楚軍進據金鐘山逼近清水北岸揭流而拔其巢遂  
得東取台拱西南復丹江凱里西北而疏通驛道者地  
利之扼其要也



鼓樓坡在鎮遠府南爲施洞口出鎮遠必經之路岡阜重復四面斗絕其上平廣可容萬人由鎮遠南行經五里坳過牙溪至斑竹哨循嶺而登約二十五里苗疆有事戍守切焉

新城四面皆山在清水北岸爲施乘屬境距施洞口三十餘里涼傘屯時城東北黃岑高店屹據城西四五里之間城右沿清水江上下七八里又有寨膽竹林平寨鯉魚塘銅鼓塘互相犄角竹林寨者苗酋包大肚窟穴也咸豐間苗亂龍老金龍整引包大肚等酋先後據此

苗疆聞見錄

七

黔陽文通書局代印

皆恃涼傘屯爲險乾隆間用兵數月始下蓋制要之處也同治八年楚軍由頭道水進襲攻破涼傘屯連拔黃岑高店城乃克相近竹林並平南三角田等寨均一日平之

雷公山深在苗疆爲台拱清江丹江麻哈凱里古州八寨交界之地綿亘二三百里曰冷竹山曰烏東山曰野鷄山曰黃楊山曰尖山疊嶂重巒皆是山支阜向爲生熟苗逋逃之藪乾隆初包利紅銀等叛經畧張廣泗遣兵圍勦窟穴一空同治間苗酋張臭迷等敗於楚軍窟

伏山左右之南刀愁洞九眼塘燕子窠雷公坪排羊大塘等處擬經楚軍追擊聚殲烏鴉坡敗餘之苗又復乘隙潛匿捕數年始靖其間林木幽深霾霧滃鬱水寒土軟人跡罕至卽昔所稱牛皮箐也

岑松在寨頭西十二里距清水江二十餘里渡江而達台拱祇三十里上倚峭壁下俯懸崖橫阻深溪最稱險固咸同間苗酋盤據台拱恆以此爲外險西南牛尾坡其尤要也

辣子寨在台拱廳北緊臨清水江南岸山勢雄峻寨據

苗疆聞見錄

八

黔南邊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山巔四面峭絕只東北有鳥道盤折而上用兵攻襲最爲艱險

革葬在施洞口西南三十里距台拱城約五十餘里後倚高山形勢險絕咸豐間苗酋楊融洋助金大五爲亂以黃泡貴栽屯朗桐子甕墩養垢老鼠昂倒白耶翁省沙邦等寨爲門戶而與凱塘凱哨地武鈺廠火燒寨山丙互爲犄角賊強地險負固多年凱哨者金大五窟穴也同治八年楚軍由施洞口循長灘後山騎梁而進攻拔山丙分兵別取凱塘凱哨以殺其勢乘夜撲之寨始

平

火燒寨在凱里東南三十里依山逼澗形勢險扼咸豐  
間苗酋金大五叛糾聚悍黨據爲老巢以排生茅草坪  
爲外險以麥哨白巖坳爲內險同治九年楚軍分兵襲  
擊一取排生進白巖坳一取茅草坪進麥哨別遣將出  
泡溪轉而上攻寨乃下相近排敢白哨羊條嶺羊甘上  
下塘斬甕小坵告交甕白地武屯上屯甕堆苦竹寨毛  
里坪翁岑等數十寨皆以次毀之遂越方索坡而抵凱  
里

苗疆聞見錄

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猴子嶺在凱里東十五里爲施洞口赴凱里必經之路  
山勢陡絕惟一徑僅尺許曲折而上真有一夫當之萬  
人莫開之險

烏巖在丹江東南咸豐間張吳迷亂寨苗起而懸之附  
近之南燒擺尾鼎罐翁開南巖翁香排級烏里南里排  
堯數十寨並廳城東北之連城堡貓鼻嶺龍塘腰營白  
壁十餘寨皆相響應楚軍至先拔烏巖乘勝平毀各寨  
遂克廳城計一日之間掃蕩四十餘里云

貓貓坡在台拱西北爲施洞口赴台拱必經之路山勢

陡峻鳥道懸崖異常險阻咸豐間苗酋張臭迷姜老拉等盤踞廳城築卡拒守楚軍由施洞口趨至出奇冒險奪卡而登遂越坡取壩場巖寨直逼巫堯破斬畢白洞巫相養哨斬牙而別遣將由清水北岸渡河進新寨攻羊屯南甘厚蒙夾脚養號烏弄巫溝合攻琴邦交農南隴南岡交七壘岡排望分兵取西南之南省腮隴朗登上甘桃堯巫登南兌南堯風黨台坪南冬桃灑桃省等百餘寨而台城之勢以孤

馬溜坡在台拱城西數里絕巘溪深羊腸一線苗酋據

苗疆聞見錄

十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守台城恃爲內險楚軍既平各寨由排望進取分兵繞南隴繼進奮力搶登苗悉退入廳城乘勝直逼城下城遂克之

香爐山在清平縣東南屹立凱里之西形如香爐高萬仞盤旋而上有田有井可容數萬人明季苗酋章同烈阿向等作亂嘗據爲險咸豐間苗叛有稱梭衣王者盤據其巔川軍圍攻經二年始下

高坡在丹江東南爲高坡苗地橫亘清台丹古之間爲台拱赴丹江要路曰南工曰交工曰市登曰烏裸曰交

向日望岡曰台雄曰斬照曰翁細曰交隴曰交密曰烏岡曰計刀大小百餘寨皆其種類岡迴澗復地勢深阻苗酋小播五據之同治間楚軍進拔台雄既克交向乘勢平毀各寨而小播五乃懼率都江苗薙髮降誓取八寨以自效焉

黃茅嶺在台拱南境爲丹江左腋四山高峻中有平田左右嶺麓苗寨環居同治間台拱城克苗酋張臭迷姜老拉等集黨據之分屯燕子窩結連桃窰烏瀨紙廠烏東格頭排教健哨羊垢等寨悍苗憑險抗拒復築堡於桃窰以爲前蔽楚軍分兵進襲苗敗遁復攻永定堡連破建著再湧羊臘紅屯堡固裸烏裸蓮花湧哨刀銅架紅猛烏疊司囊猛石猴汎長峯堡等七十餘砦數日之間掃蕩百三十餘里

白土寨在九股河下游西北依山東南臨河咸豐間苗酋張臭迷潘老冒恆聚衆於此楚軍由偏寨越山抄襲而入苗潰遁乘勢進擊革色冒金孔桑長寨榮山稿仰廣福屯沿河十餘里悉定之

臺盤爲九股河深阻之處復嶺重岡山徑欲仄悍苗狡

逞恆窟穴焉同治間楚軍進討啣枚夜襲相近之養開  
箕箒南瓦南莊等寨皆一鼓下之

台水據九股河上游依山面澗叛苗每據以爲險由施  
洞口歷報効而進羊腸一線路不容騎同治間楚軍進  
襲分道緣崖入寨乃平

斬麻也在九股河西北有上下五六寨距火燒寨十餘  
里爲台拱入凱里間道咸豐間苗酋金大五等分踞火  
燒寨恆恃此爲藩籬其前箕箒寨則外蔽也同治間楚  
軍由排生進襲奪其地利乃毀之

苗疆聞見錄

蓮花壘在台拱南西倚番招東連鷄擺尾山高峻絕勢  
成天險雍正間苗亂官軍圍攻經數月始下同治九年  
亂苗窮竄曾遁據之

鷄擺尾在清江西南橫梗台拱丹江古州之交咸豐間  
苗叛勾結烏流烏交溝鷄嵐黨白澗松庫養沙黨東么  
拉坳東都白也東庫等寨扼要拒守而實趨重於烏流  
之一隅烏流前當台拱山徑逼仄蓋可恃爲險者楚軍  
至先由間道襲破烏流進拔其寨苗失險附近諸砦遂  
各相率乞撫而台拱入丹江之路乃以無阻焉

革冬在台拱北境爲邛水入台拱要道山勢險峻咸豐間苗亂立卡守此抗拒官軍極稱嚴固楚軍由清水北岸五岔搶流進逼苗潰敗乘勝攻苗江寨平之苗江者羣會積聚處也西南有楊柳關距台城凡十五里云斬架在台拱東北清水江南岸同治間苗酋張臭迷等敗於革冬集黨據此時出白神坳烏門坡平扒坳以牽綴官軍楚軍乘間進先奪平扒坳分兵越河襲之別遣將截其後山火其寨並斬悍酋潘七耶張降迷於陣寨乃毀

苗疆聞見錄

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斬復在台拱東南距城二十五里苗酋潘老冒老巢也背山面壑異常險阻同治間楚軍既克台城分取番省高巖報恩南雄等寨三路進逼始平之

望州在邛水東南三十里咸豐中苗叛逆酋潘老冒聚黨據之楚軍三面進擊拔其寨附近之內寨六甫稿用鬼科黃牯屯等寨援賊大至我軍環戰苗潰遁於是抱金苗懼乃焚鬼酒寨降之

董敖在清江廳北偏西之處號稱清江大寨孤峯峻絕據寨其巔楚軍至撲之苗轉石下不得前既有趨捷者

冒石猿升適石躍樹過無所阻遂乘勢搶登殺其轉石者苗方駭愕各軍已一鼓而上苗敗竄禽斬並墜崖死者不計而於是城苗失險不復能振

番排在清江廳西距城二十里北倚清水江南臨南梢河山勢峻峭路徑欹仄咸豐聞苗叛據守廳城恃此爲險楚軍間道襲其寨越叢樹均迤南而下白所踏平章漢烏庫進取公鵝坳直薄城下城乃克

螃蟹在新城之西後倚高山面臨清水江同治間苗酋金大五敗於官軍復恃地險據爲屯積之所楚軍由清水南岸毛里坪奇湧揭流進襲附近之別向假豆翁中南牛等寨皆一時毀之

甕板在黃平州東南距新城約十里背山面壑林木茂密由新城黃岑向西北行計程三四里一線羊腸最爲險絕咸豐間苗酋龍阿七應張臭迷爲亂據爲險巢同治九年夏楚軍至由新寨灣濫溝河直搗其巢分兵緣後山抄襲而下始拔之乘勝破亮擁越左山循箐深徑仄處直薄高山併踏平蓑衣坡白洗樓梯坪苗隴叫鳥等寨追斬悍苗數千甕板苗酋龍老心宋阿祿叫鳥苗



酋龍九松蓑衣坡苗酋阿的樓梯坪苗酋阿敦白洗苗  
酋九博龍九博望併革彝苗酋阿拉山丙苗酋阿麻老  
報皆斬於陣自是南岸之賊皆懾兵威不敢北渡矣

白洗爲施秉屬境距施洞口兩日程有洞深數里中有  
泉流不知出於何處而其深則不可測也苗旣亂附近  
數寨之苗悉聚其中洞口築礮樓環以土圍復修堅卡  
列木城守之楚軍至攻毀木城乘勢火其礮樓苗悉退  
入洞乃逼洞而營納以柴縱火燒薰之斃苗不計火後  
有逸而出者檢問之據稱煙燄盛時伏近水泉得免於  
死然而倖免者亦僅矣

苗疆聞見錄

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巖門在黃平州東南緊臨清水江北岸東至新城約二  
十餘里叛苗抗命每以東北猴子坳石家寨爲險楚軍  
自新城進襲先奪其險苗潰遁

甕壩寨在黃平州之南後倚崖壁窺岷峨峭峻左右環山  
盤迴陡絕中有洞足資屯積只一徑可通出入咸豐間  
苗叛屢攻不下楚軍至先由仰朶進襲攻拔加巴牛場  
老虎寨聯里巖鷹堡王家排青山寨乘勝掃蕩黃飄白  
堡平安堡楓香寨何家寨等數十寨掃蕩百十里進兵

于此別將截其後路分軍循左右山進苗恃險守拒不能入突有死士數十人攀條猿而下苗驚潰各軍乘勢並進斬首千級而驛道以通

烏鴉坡在凱里南境山勢雄峻迤邐約二十里牛角坡里鵝寨附之同治十一年苗酋張臭迷楊大六姜老拉潘老冒金大五巖大五等被勦窮竄復集諸敗苗聚踞於此勢將鉅走楚軍分兵圍擊生擒張臭迷楊大六姜老拉潘老冒並陣斬大九白巖大五等酋一鼓平之奏稱盪平烏鴉坡全股苗巢是也

苗疆聞見錄

十六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蠟樹坳在四脚牛水口寨東十五里爲下達通道要隘山勢險峻中通一線自播揚所取道菖坡經平架而入羊腸鳥道悉皆艱阻出洪州而達平架繞行山麓亦不容騎咸同之間逆苗負固和字六營屢攻不得入撫之而退光緒初苗酋石士剛等應游匪張瑞林爲亂復恃此爲險斷路立卡稱天塹焉

清水江盤折苗疆源出都勻馬尾河經凱里西北會於重安江徑施洞口過清江廳出遠口而入湖南清深可通舟實沅水之上流北史郭榮傳黔安首領田羅駒阻

清江作亂卽此其自貴陽府治貴筑西南合龍里貴定諸水北流入烏江者亦曰清水江則黔江之別派也明天啓初安邦彥圍貴陽撫臣王三善分兵由清水江馳救是矣

鎮遠西五里曰文德關勢陡峻又西近偏橋處有相見坡皆由郡達省要道坡凡三重中阻大溪行旅來往盤旋如蟻沿磨行登首坡則尾坡見至尾坡回矚則首坡見立中坡前後望則首尾皆見此以手招彼以口應視在咫尺而路已隔三十里之遙矣

苗疆聞見錄

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施洞口北岸十五里有金鐘山高千仞形如覆鐘四面陡絕只一徑僅尺許紆折而上上稍平其東麓爲唐頭哨楚軍進取施洞口屯兵於此實有居高臨下之勢

施秉縣東十里有諸葛洞據鎮陽江上流

一名雙蓬洞

兩岸

山勢類皆飛崖絕壁有鸞鷲灘芙蓉洞等名江水發源黃平東流至此而出行亂石窟中盤渦傾仄不能行舟故舟行至鎮遠而止

清江廳之西有長灘計水程十里爲清水江第一險處兩岸夾激中溜成槽舟行上下咸有戒心

凱里東南三十里有鉞廠產鉛楚軍進駐苗疆採鑄礮彈足敷軍用或謂蝨毒中人磨取其汁可飲而解之重安江在黃平州南三十里源出平越猪梁江過重安驛而注清水江兩山夾岸水深莫測向日維舟爲渡咸豐間毀於苗周君達武率川軍援黔修橋跨其上兩岸貫以鐵索上覆木板行旅稱便焉

古州西南有諸葛營卽鄂文端勦撫古州生苗疏內所稱諸葛大營相傳爲武侯屯軍之處方輿紀要武侯南征亦至盤江而於古州猶相距之遠其以名者或亦聲

苗疆聞見錄

十八

黔陽文通書局代印

威所至云

雷公山之顛有地名諸葛台咸豐間苗叛有教匪楊大和者不知何處人自方諸葛亮盤踞於此煽惑各苗酋奉爲軍師並造僞王府鑄僞印僞錢楚軍至猶焚香誦咒戒諸苗無恐軍趨入縛而磔之苗始遁

永從南六洞境內有下皮林山一名過化山有石壁題刻過化二字苗人歲用石灰填之否則病目

苗人聚處一隅周環千里雍正乾隆中開設六廳卽所稱爲新疆者六廳外境爲熟苗輸租服役稍類編氓其

居六廳深處不與租役者則皆謂之生苗蓋均有虞時  
三苗之裔云

苗疆地勢險阻崗巒錯接跬步皆山諺云地無三里平  
身歷其境乃知其難

苗疆地境恆多陰雨俗有漏天之說又曰天無三日晴  
秋冬之間亦有晴至五六日者土人每詫爲異事

地多瘴癘夏秋爲甚霾霧沉濛卽天氣晴明亦須巳午  
時乃見天日感其氣者多患瘧痢俗有不起早不吃飽  
不洗澡之說客苗疆者恆戒之

苗疆聞見錄

十九

黔陽文通書局代印

苗疆氣候不同時當伏暑亦只中午炎熱日既西去寒  
復侵人葛羅之屬終夏可以不用

深山大谷鬱而爲瘴瘴之撲人如風之過早間之氣多  
似硫磺時至午後則有如蘭麝者體氣壯盛人能耐之  
然服薑桂或辣椒胡椒並煙酒者亦能不爲所困也

苗人聚種而居窟宅之地皆呼爲寨或二三百家爲一  
寨或百數十家爲一寨依山傍澗火種刀耕其生性之  
蠻野洵非政教所可及

其地有漢民變苗者大約多江楚之人懋遷熟習漸結

親串日久相沿浸成異俗清江南北岸皆有之所稱熟苗半多此類

苗人衣短衣尙青色其婦女所服則皆小袖無襟下體圍裙無褻衣其裙以青棉布爲之如百摺裙式腰束以帶冬夏無異

好吹蘆笙其製以指大蘆竹如笙式編成因名之曰蘆笙凡唱歌以笙和之高下疾徐各有其節身在苗疆亦覺可聽

苗有踩鼓之俗每於平地置鼓中央以老婦擊之年幼

苗疆聞見錄

二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男婦則皆周環行走且歌且笑亦蹈亦舞甚或爲委瑣之狀而不之禁故又謂之跳月

男女婚娶不須媒妁女年及笄行歌於野遇有年幼男子互相唱和彼此心悅則先爲野合而卽隨之以奔父母不之問也必俟生育後始通好焉

男未婚者曰羅漢女則謂之老倍男子頭插白翎婚後乃去之

喜飾銀器無論男婦戴用耳環項圈婦女並戴手釧富幼婦女有戴手釧五六對者其項圈之重或竟多至百

兩炫富爭妍自成風氣

苗婦多好飲或置酒召之則老幼偕至飲次唱歌爲樂羣以酒奉召者受之飲則興高色喜否則歌止隨罷而去

好鬥龍舟歲以五月二十日爲端節競渡於清江寬深之處其舟以大整木刳成長五六丈前安龍頭後置鳳尾中能容二三十人短橈激水行走如飛

其俗信鬼尙巫有病不用醫藥輒延巫宰牛禳之多費不惜也

苗疆聞見錄

二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匯書局代印

苗人席地而食菜不加鹽如猪牛等肉並魚鰕之類但取半熟食以手搏不用箸

人皆舛舌不通漢語其稱官爲蒙稱官之大者曰喀拉席公寶田督辦援黔軍務呼之曰喀拉席其他父曰阿罷亦曰阿扒母曰阿蒙亦曰阿米喫飯曰固麥亦曰魯羹飲酒曰呵交亦曰好究皆屬蠻音多不可識

家不祀神只取所宰牛角懸諸廳壁其有天地君親師神位者則皆漢民變苗之屬

苗婦多事紡織其最密緻者曰斜紋布又有曰洞錦者

出於永從洞苗者爲佳以五色絨爲之土人呼爲諸葛錦曰洞被則以苧布用綵線挑刺而成也

苗疆產米最白斗亦較中土爲大每米一石重有三百六十觔其價值總不過三四五吊而止

苗疆木植杉木爲最產於清江南山者爲更佳質堅色紫呼之曰油杉木商出入彼此呼爲同年

苗疆有銅鼓形圓有耳面徑一尺四五寸高尺許其平面之上紋鏤不一間亦有十二辰者與漢之十二辰鑑

髣髴相類俗傳爲諸葛遺器可避瘟呼曰諸葛銅鼓用

苗疆聞見錄

二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兵苗疆時恆獲之

苗有取水具名曰連筒以大竹爲之按筒鬥台隨山勢爲上下吸取澗水可逆流至數十丈

苗人崇視孟獲台屬黃茅嶺有孟獲廟向日香火極盛孟獲爲永昌蒲蠻苗何報賽之虔毋亦以類相感歟

苗以長至日爲歲朝明正德間阿向等據香爐山爲亂湖貴合兵進討環攻不得下偵知其夜度歷歲梯搗其

巢焚其岩棚乃平之

苗人好獵善用鳥銃其銃之長有至五六尺者其子路



亦可及百二三十步之遙隨山起伏最爲準捷

苗人生長深山穿林飛箐是其長技故凡不逞之苗皆恃林箐爲障礙遇官軍奮進往往逃入林箐而莫可誰何

苗賊出隊接仗人勢極盛其四山吶喊者大都婦孺之輩而真正打手則皆入陣搏戰臨敵交鋒最稱奮勇

苗用鳥銃多以鐵條爲彈長寸許視口門爲大小著身傷人最易及骨如苗酋張臭迷等則以銀條爲之較之鉛彈準捷多矣

苗疆聞見錄

二十三

黔南叢書

貴陽交通書局代印

苗用軍器有曰殺牛刀刀長二三尺寬一寸五六分安用木柄口最鋒銳兵刃既接亦稱利器

亦有擡礮據寨守卡用之以木义架地上轟打進兵襲取最忌直攻

苗酋發令調隊以刻木一段加鷄毛火炭按寨遞送此交彼接速于郵傳

性猜忌貪利無陣法是苗之短而耐饑渴能勞苦寒暑無所畏避則又是其長也

苗人用兵亦嘗以埋伏誤我我軍戰勝追逐須用戚繼

光防伏法凡遇林箐溪澗村落並越嶺轉角之處最宜  
穩慎

勦辦苗匪較他匪爲更難如粵匪如捻匪一戰敗退必  
奔百數十里之外苗匪之敗如鳥獸竄追我收隊又復  
漫山而來截我後軍不步步爲營用分番迭休法未有  
不轉而敗者

山谿深阻路徑紛歧烏道羊腸盤紆險峭赴警行師萬  
不能以方陣進從事苗疆者當以明沈希儀鵬勦爲法  
如飢因敵糧宿因敵壘行不帶鍋帳居不依城砦軍不

苗疆聞見錄

二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時出出不時反是也

楚軍摸夜始自蘇君元春營當以苗疆幽險深不易入  
乃自領部下廣西鄉人試行此法其法用熟習道路者  
前導每乘風雨晦濛之夕選趨捷數十人爲先鋒令其  
啣枚暗度

只帶洋鎗刀子不令稍著聲色或有咳

者則伏地上以指掘土令聲入地中視懸

崖險絕苗不及備處捫蘿攀石襲之別伏大隊爲之接  
應約以礮聲爲號先鋒抵寨喊聲發礮蜂擁而入俟苗  
賊驚覺則大隊齊至勝算在我百不敗一其時有號楚  
軍爲神兵者

苗酋用兵亦常使詐同治九年冬凱酋金大五以楚軍深入逼險臨巢無計可退乃邀逆酋小播五噉八梗苗酋九大白斂取資費率丹江凱里各逆苗渡螃蟹而北糾合加巴牛場黃飄甕谷隴各路悍黨繞出施秉長驅而下揚言直趨沅晃冀擾楚軍後路楚軍聞報追擊一晝夜行二百餘里及之於銅仁之掛口場復邀之於江口再截之於張家冲殺苗數千計苗乃回遁

張臭迷本丹江烏岡寨苗初名臭烏岡後居台拱之桃瀨寨改名臭迷著名驚悍亦善籠絡始亂時藉名文武

苗疆聞見錄

二十五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殘酷勾串姜老拉等迫脅清江印水施秉鎮遠各苗爲之羽翼復選凶悍能戰之輩分帥各寨大寨數人小寨一人故該酋一呼數萬可以立至逆燄既張殘狠亦甚天柱思州民望數百處亦皆蓄髮相從甘爲前驅湘西靖會芷黔晃各邊境民望多與交涉暗受約束松桃秀山之相距稍遠者亦皆輸金應之縱橫千里同聲響應計自有明以來苗之叛者屢矣其出擾之殘相持之久要以咸同間爲最甚云

咸豐間苗疆初亂逆苗龍子仲盤踞黃平州之上大坪

騷擾驛道有熟苗李枝芳楊春芳熊起勝侯玉德等密謀斬之獻其首於黔撫韓公超嘉其功刊給紅團鈐記用作偵探苗情順逆悉言不諱既而苗疆大亂脅之使從李乃取紅團之義另豎紅旗一幟遇有漢民被脅並陣掠去者卽招歸紅旗之下全活無算同治間楚軍進討首先反正所恃以爲嚮導者李枝芳等之力爲多

苗疆既肅清之明年而丹江又有復叛之事者何也先是屠君瀚通判丹江事以善後章程有編聯保甲一條恣意侵削每門牌一張索取錢八百文有不應者則勒

苗疆聞見錄

二十六

黔陽文通書局代印

團保迫之瘡痍未復苗不聊生一二悍鷙之徒遂相率而謀爲之抗團保告請減曰此紙墨費錢一戶取八百不爲苛仍令團保嚴追不少緩於是苗情洶洶遂聚數百人乘夜撲廳城入署執屠君殺之剖其腹併戕其妻子數人發其藏得錢數百吊皆苗納之門牌費也併署內所有抄掠而去分據雞講黃茅嶺勾結古州濫苗衆至數千人苗疆大震計肇亂於九月二十七夜至十一月始平

六洞四腳牛苗亂在肅清後之四年有遊匪張瑞林洪

世詳萬桂林等倡事於廣西之姚塞掠古宜趨福祿江入四脚牛勾串逆苗石上剛吳七坤石登高龍文波吳明華並結連六洞苗酋石大力黑大漢等僭稱偽王將軍元帥先鋒總理等名號聚黨萬餘人襲破下江廳連陷永從縣並焚掠丙妹洪州暨湖南通道之播陽所兇燄鴉張楚黔大震黔派師復各廳縣城池由永從進勦六洞而楚則以留防施洞口軍繞由通道出播陽所入筲坡平架攻襲四脚牛並分兵由中潮逕乍團而進勦撫兼行閱四月乃藏事

苗疆聞見錄

二十七

黔南叢書

貴州文通書局代印

椎髻卉服之族難馴而易動楊保角洞之變亦肅清後之一端也楊保角洞本麻哈州里屋寨亂苗一名報狗盪平烏鴉坡苗巢後遁匿於都勻黨龍山者數年戊寅春結黨潛回自稱身有肉印刀砍不傷礮打不入妖煽遠近各苗復思狡啓而計刀烏流囊德等寨之不事生業者遂趨而附之相與歃血起事約以四月十三夜掩襲凱里有留防凱里之軍先時偵悉伏兵邀截礮斃楊保角洞並陣斬十餘人餘苗散遁復經會師跟捕先後禽誅百人而苗疆乃仍相安如故

舊州在黃平州北四十里咸豐五年正月突出劫案大肆淫擄州牧知爲某寨而慮其强悍不敢究乃藉軍需爲名爲消弭處分計商教官串合生員三人倡滅苗清產安屯設堡之議漢人覬覦苗產翕然和之生員遂袖稟謁韓公超畧謂苗不法請調兵三萬輔以團勇十萬可滅苗然後以苗田招集漢人設屯堡可久安韓公駁斥之復赴省稟撫軍亦不允生員等不悟而亦弗肯輟也揚言起十萬大團擇日舉事並徧張告示大書滅苗清產安屯設堡八字一日聚而巡行號曰涼團聲稱十萬實只四五百人至距苗寨數里鳴礮吹角苗出數百人登山瞭望見團衆紛囂一聲吶喊衝壓而下團衆驚奔苗乃拊掌大笑遂不復慮有漢人矣

台拱之苗恃木植爲生計粵匪亂興江湖道阻莫能運售而又別無所出以供徭賦聯名呈請酌減願俟江湖肅清木暢行仍復舊例台丞察係實情以宜減之說達府府疑之命署黃平牧查辦黃平牧赴台拱寓石土司家偏聽石土司言傳高坡苗首至責以不應求減拔刀勒繕照舊輸將結苗目不得已具結去台丞慮苗目歸

或有變卽於是夜馳回鎮遠府覆命苗果訂集數千人於黃平牧離台之明日入台城尋殺黃平牧不遇遂出屯城外台丞親往開導許以減收乃退咸豐五年三月初事也有充勇湘粵遣散而歸者數百人以聚衆入城官必不赦復糾合黨類於三月十七日圍台拱城聲言須永免徭賦並將漢民佔得田宅概行給還方肯罷去台丞無如何派死士數十人乘苗不意縋城衝擊斃苗多名苗散去心懷不服一日私相語曰自來甲寅乙卯乃我苗亂之期天時人事勢不能已今若此亦復何能

苗疆聞見錄

一二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待也遂聚螞蟻寨議話以刻木加鷄毛火炭徧傳各寨約期起事不從者殺全家分其田產千里苗疆莫不響應而教匪橫匪回匪又復充斥上下游全黔以亂

獨山界南丹漢苗雜處咸豐間粵匪蔓延籌捐助餉有素謀不軌之楊元保借以煽亂將舉事上下司土弁密聞於州而州所親信者吏目袁某學正黃某均以受元保賂遺力言無他反賊州責告者甲寅三月變起袁黃謀送眷口資囊出城自爲微服逃遁之計士民知之阻不許袁乃匿縣倉下衆搜出懼而自刎遂以民變聞

雍正間經理苗疆台拱一隅旋撫旋叛逾期七年用兵  
三次專撫之說誠不足以馭苗也有所以佐其撫者則  
惟勦之一法焉遇其亂機之萌先臨以兵擇最凶悍者  
痛加懲創怵之以威而後因而撫之庶勦非虛文而撫  
可收實效

苗人口音多帶商韻商屬金金爲肅殺之氣數十年一  
遭兵難或亦地氣使然

苗人聚處苗疆產業有限耕種所入僅只此多歲久齒  
繁謀生日拙則相率而萌狡啓之心故有六十年一亂

苗疆聞見錄

三十一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百年一大亂之謠

苗人椎髻跣足男女皆蓄髮肅清苗疆時原有責令雍  
髮改裝之禁經營數年卒不能一律如約異俗慣常積  
重難化用夏變蠻誠不易也

各屬苗人舊均有土司管束土司藉威官府往往因而  
科索之歷來苗亂半由土司激憤而成此次苗疆肅清  
不復襲設土司亦靖苗之一大端云

明孝宗諭都勻府敕新府之設與舊郡不同外彝之治  
與內地殊異非徒賴爾撫安而實資爾控制云云誠得



治苗之要然能於撫安控制之中加以教化遵照此次善後章程以苗疆絕逆產業充作義學資費因地置館延師設教脯以詩書導以禮義使之日染月化則數百年後習俗混同斯亂機庶盡已矣

苗疆向有漢奸往往乘機盤剝凡遇青黃不接之時則以己所有者貸之如借穀一石議限秋收歸還則二石三石不等名曰斷頭穀借錢借米亦皆準此折算甚有一酒一肉積至多時變抵田產數十百金者日久恨深則引羣盜仇之而亂機遂因之而起

苗疆聞見錄

三十一

黔陽文通書局代印

六廳之地本無錢糧而衙門公私等用則皆以差徭採買爲例常有產業已入漢奸而陋規仍出於苗戶秋冬催比家無所出至有掘祖墳銀飾以應之者此咸豐間往事亦致亂之一端也

同治六年冬席公寶田接辦湖南援黔軍務至十年九月苗疆將肅清因病風痺乞歸卽以部將龔君繼昌蘇君元春唐君本有謝君蘭階分統其軍肅清之役各著勞績而留駐苗疆要以龔蘇兩軍爲最久焉

楚軍援黔曾有黃飄失利一役黃飄距黃平州東南三

十里四山環屹異常熾峭其深處卽所稱斐谷隴者苗酋雷金撫聚衆作亂恆恃此爲負隅之固十數年稱深巢天險也同治間席公寶田進駐寨頭克復鎮遠清江各城卽圖分軍定此爲疏通驛路之計幕中田君藍鎮遠人也洞悉苗情謂其地尙未可取自寨頭進發距程二百餘里亦不能遙相策應宜緩圖席公方擬議不能決有前軍榮君維善素稱驍勇聞藍言笑曰何怯也我軍入黔凡歷數百仗拔寨攻城固不利區區黃飄譬之破竹有餘刃矣席公乃定策遣維善帥三千人襲之既

苗疆聞見錄

三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而追思藍言恐蹈懸軍遠出之失適黃君潤昌鄧君子垣均由施秉進師乃益以蘇君元春率兵接應維善軍至苗以數百人迎戰佯敗誘之維善意得甚一鼓深入潤昌子垣軍並進元春亦策隊繼之苗伏發裹山重環之礮石交至維善軍亂不能支敗潰維善戰死潤昌子垣亦敗歿元春馳救中礮傷裹創搏戰久之會日夕幾殆得死士數十人奪路衝殺始潰重圍出時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也計死亡將士約三千數百云

苗酋張臭迷等既作亂有僞翼玉石達開舊黨廣西人

李七者由四川遁入爲畫策張曾重倚之同治十一年春屢經楚軍戰敗竄聚於烏鴉坡一隅之地李七知難復振乃謀廣集苗船乘春水漲發引衆浮清水江東走逕指洪江下趨常德以擾湖南腹地張曾戀於室家又慮離巢失險不果行迨四月張曾禽追索李七已先於三月棄苗疆而逸不知所終

四脚牛地方遼闊古邦高巖爲上兩脚水口南江爲下兩脚而惟南江苗爲馴順苗旣亂蘇軍進駐平架有吳紹炎詣營納款吳紹炎者南江苗目胡文忠守黎郡時

苗疆聞見錄

三十二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曾賞給八品頂戴者也察非詭異令其辦糧濟師回寨安業而襲營躄山乍團進吳乃前行卻之謂我南江苗民已蒙蘇營准撫勢似有不願襲營之入寨者隨諭襲蘇各營均係楚師爾旣投誠我亦不拒乃允供芻糶不復敢異云

四脚牛苗亂退守蠟樹坳卡堅不可犯光緒二年正月十四日蘇君元春領楚軍千人由平架進逼九厥距蠟樹坳五里日既夕命前營黃政德率勇十八人哨探形勢旣抵卡圍無人聲卽有趨捷者數人狻而入苗適晚

餐不之覺也黃以去勇未還恐有失派勇報大營卽一而親督各勇緣柵以升黃見前勇詢知苗餐未畢意欲乘而敵之又慮衆寡不敵乃伏坳石林箐飭各以篋帶洋鎗連環轟放苗驚駭相率停餐接仗銃礮齊施而向不知我軍多少不敢前正相持間適大隊馳至砍開卡柵一擁而入苗敗潰我軍遂據卡駐之天明苗忽傾巢至更番撲鬥或敗之去又復搖旗發喊而來自晨至日中戰凡十數次客見將士勞憊乃僞退敵之計曰苗之屢來殆以我軍人少今拔堅卡無多殺傷而左右苗寨

苗疆聞見錄

三十四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又復依然完善苗雖敗豈不欲轉而倖勝若焚其寨而毀其積聚則我之軍威震而苗無所戀可一戰而走矣於是分撥二隊一出坳左旗下一出坳前水塘各帶藥彈分途迎敵苗復敗遂焚毀旗下水塘並寶塘三百地垞五寨新寨花柳塆蠟樹塆地青塆等十寨而苗氣果懾不敢復至越日襲水口二十一日取古邦二十二夜拔高巖進兵九日巨砦悉平時有四脚牛皮已剝蘇軍門得三脚之謠

四脚牛既平各軍分地駐紮劃段清查日需軍糧仍由

各降苗派辦計自進兵核算至退軍之日所派米石贏餘尙多有因以爲利者則令折銀輸之時有客於蘇營者謂無米交銀是亦均輸之法但能以取之苗者還之於苗斯乃不失其正也蘇君聞客言趨而告曰我軍亦折收銀六百餘兩矣請如君言還之何如客曰還銀於苗苗固無甚濟也各營有俘獲耕牛是卽就以犒勇者盍卽以此銀買而給之則軍退民安尙可因時農作恆業不荒元氣易復而於此撫良初意或亦不至相悖也蘇君曰善遂深夜傳令飭各營獻牛領賞查驗獻到牛

苗疆聞見錄

三十五

路 苗 叢 書

苗疆文通書局代印

三百餘頭卽以折繳米價銀分賞之統按各苗戶承辦米石派給牛隻餘存之米亦各量計數目隨牛給領藉資春耕之助於是苗民感戴咸稱蘇軍恩厚非他營之比云

地名四脚牛初不知其何義旣執苗人問之凡地方有事須合衆會議者則屠牛分四脚傳之以爲之約因卽以四脚牛名曰水口曰南江曰古邦曰高巖號稱四脚首寨餘各隨所近者附之主其寨者皆稱曰頭公而首寨頭公尤見尊大牛傳畢至相應如響故一旦狡啓數

千之衆隨時可集其稱僞王將軍元帥先鋒總理者皆  
卽所謂頭公也楚軍至踏平首寨僉首髮餘悉不戰降  
毋亦牛盟無主約散而墜落矣

楚軍駐施洞口數年同治甲戌奏建忠義祠以祀援黔  
死事者越二年祠成卞以七月初六日安主位安主之  
前數日市中人羣言駭怪問之曰夜有兵馬聲喧喚過  
市開門視之則寂無形影當以爲不經之談也置焉既  
安主之次夕有蘇營材官江達明宿於中軍之左伏枕  
從恍惚多人環營門羅拜曰我等遊魂今得所依矣請

苗疆聞見錄

三十六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爲我轉謝統帥後有戰事當爲報之霍然而醒則一夢  
也起向同營言之猶覺拜者未退市傳夜過兵馬之說  
或卽此享祀之幽魂耶噫異矣

楚軍毅安營哨官陸治清以積勞在營病故遺妻某氏  
年尙未三十也有同營某請於營主娶之僞寓忠義祠  
寢堂東側一夕陸治清現身入婦室以改節責之婦惶  
懼避於某身後忽有多人擁至羣詈某不義不應住此  
汚辱遂併某婦摔之使出時有毅新營材官張國仁宿  
於前廳以深夜喧闐不知所爲開門趨視旋復寂然既

而燭之則祠門大開而某與某婦則已僂立門外初問之不應隨自述其緣起聞者悚然

黃飄之敗楚軍戰歿者三千餘人既肅清密防苗疆各軍議於施洞口建立忠義祠祠既成蘇君元春復封墓其左拾各戰地忠骸瘞之黃飄覆軍之所檢收殘骨百餘石內有枯顛一顆大如斗好事者權之重十八仞在營將弁咸指謂榮壯武

名維善  
設壯武

者然亦不可辨矣

哥匪周子茂道州人固撤勇而流爲匪者也貴東肅清後結黨十餘人遊奕苗疆以掠賣苗寨婦女爲事有與

苗疆聞見錄

三十七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

抗者鎗刃隨之苗人不能堪報營請究適子茂以掠得苗女二口匿於鎮遠城西之大菜園爲鎮河水師營勇偵知之遂將周子茂並周子芳等七人拏解施洞口經防營統領蘇君元春提訊均不認承隨見同案匪犯各以目視子茂遂單提子茂研鞫抗聲狡辯畧無怯容既傳苗女上前令其詳細辨認復呼周子茂而諭之曰按苗女供定厥爾罪爾又何辭子茂知不免乃將歷次掠賣事供明不諱供畢叩頭指子芳泣曰周子芳我胞兄也家有老母今年七十三歲只生我與子芳兩人因我

日久未歸命子芳遠來尋覓到此纔是數日乃因我罪併將子芳正法則一子不歸又去一子老母在家亦必無以爲生倘荷恩施饒子芳一命許其歸事老母則死無所恨矣蘇君憐而頷之子茂叩謝訖復向請曰苗疆至道州有十餘日程子茂蒙再造恩還求賞給川貲俾速歸不再流落則恩均生死也蘇君慨允子茂復泣求優賞奇奉老母喪殮蘇君以其臨死尙復念念在母亦足爲忘親之戒遂併取銀二十四兩給之子茂伏謝向子芳言曰爾蒙統帥恩留爾殘命復賞川資併給銀養母爾當速日回家好爲侍奉千萬不可說出我犯法事貽老母憂兄弟對泣罷復請賞食酒肉謂我去十八年後當爲犬馬圖報飲酒啖肉形色自若同犯有哭者輒厲聲叱之迨發令出猶向親兵問曰何人刀快臨刑從容談笑蓋不復知其死云

銅仁馬槽河某氏故農家婦也一日爲梵淨山賊擄之去強之從婦沈吟曰姑緩之夫客久不歸家有老姑並存薄田數畝棄之不顧而徒謀聚處山林計殊非善倘不以爲陋盍隨歸共事老姑願奉箕箒以終身焉賊聞



之喜潛謀送婦歸婦入門引賊見老姑陰屬其夫邀鄰  
人縛送防營磔之

苗疆聞見錄

三十九

黔南叢書  
貴陽文通書局代印